

世界文學名著

茅 舍

伊 班 內 司 著
胡 簪 雲 譯

THE CABIN

By

V. B. IBANEZ

Translated by

HWU TZAN YUN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上海初版

（84801 滬報紙）

漢譯世界名著

舍一冊

The Cabin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V. B. Ibanez

原著者

胡簪雲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茅舍

一

在藍色的晨光下面，伸展着廣漠的平原，在海岸的方面，現着晨曦的闊的光帶。

那最後的夜鶯，倦於用牠的歌聲來點綴那氣息有些像春天的秋夜，傾出牠的最後的一闕，好像那朝陽用牠那銳利的射光來刺傷牠一般。

一羣燕子，像互相追逐的頑童由田莊的茅簷下飛下來，而樹木的頂端因那些用牠們的翼所鼓起的風來騷動一切的空間的游蕩者的突擊而震蕩着。

那些把夜充滿着的聲音，如溪水的鳴咽聲，蘆葦的細語聲，守夜的狗的吠聲，均已漸漸消失了。

那農村已經醒來，而牠的呵欠聲是更為嘈雜。公雞的啼聲由這間田莊到那間田莊地連續着；馬車的鈴用喧鬧的聲音來回答從華倫西亞的高塔上飄來的沉悶而朦朧的第一次彌撒的鐘聲。從畜欄來一個不諧和的牲畜大合奏，馬的嘶聲，溫柔的母牛的叫聲，母雞的咯咯，小羊的

咩咩，豬的聲……所有這些剛醒來而嘈雜的生物，因感到那浸透了蔬草的辛烈的香氣的早晨的愛撫，都希望能自由跑到田野裏去。

空間漸漸彌漫了光綫，黑影漸漸消失，好像爲葉叢的罅隙所吞沒一樣，潮潤而光澤的桑樹的行列，參差的竹林，像綠色的綉巾一般的菜圃的方畦，與及那些精細地犁過的紅土，都在晨霧的迷濛中，漸漸清晰起來。

在大路上，來了一串像移動的黑點般的行列，像蟻羣一樣地展開，都向着城市方面前進。從大平原的四周，反響着車輪的輾輾聲，並混和着常插入督促牲畜前進的吆喝聲的俚歌聲，而空氣又常被狂暴的驢叫聲所震蕩，好像是報曉的呼號，據說那是對於那些破曉便壓在牠們身上的重擔的抗議。

在溪邊，淡紅色琉璃般的水面，當鴨羣像象牙的划船，搖着牠們蛇般的頭像奇怪的船首而前進的時候，被羣翼的拍擊所濺破，而蛙聲也因此而沉寂起來。

平原泛濫着日光，而生氣已透入田莊的內部。

門戶因開啓而發生擊撞聲；在葡萄架下可以望見白色的人形，他們正醒來欠伸着，雙手抱在頭後，望着那明亮的天邊。

欄廠的門洞開着，吐出奶牛，羊羣，曳車的馬的長流，都向着城裏跑去。從遮住公路的矮樹的幕後，飄來牛車的鈴的叮噠聲，混和着人們愉快的聲音。他們尖銳地喊着：「去，去，」

督促着那些頑固的牲口。

在田莊的門前，站着那些準備往城裏，與及那些留下往田裏工作的人們，他們互相招呼。

「願上帝給我們好日子！」

「好日子！」

經過彼此招呼之後，彼此交換了村農的，（他們的血管中仍保有摩爾人的血，而他們提及上帝的名字，只因爲想造成莊嚴的語氣的村農）重濁的對話之後，如果是一個不相識的過路者大家便又沉默起來，但如果對方是一個熟識的人，他便會被委托在華倫西亞買一點家庭或妻子所需用的小東西。

天已全亮了。

在空氣中，夜間由潮濕的田和喧鬧的溪流所升起的薄霧已經消除。太陽已經出來；在淺紅的尼溝中，雲雀們跳躍着覺醒再有一天的生命，而討厭的麻雀們，飛集在未開的窗門上，啄着窗上的木，用流急般尖銳的叫聲，使朝也喚着窗裏的人，希望藉別人的勞作而生活。

「起來，你懶惰的東西，到田裏工作去，讓我可以有得吃！」

怕怕他，那全村都斗他故皮明郎的東尼的妻，正進入她的茅舍裏來。她是一個勇敢的人物，雖然她的肉體由於貧血的原故，在盛年已變成慘白。他是全「黎區」中最勤勞的婦人。天亮的時候，她已由市場回來了。她三時起床，負着東尼昨夜採集的園蔬的菜籃，像一個

真正的「窮區」的女兒一樣，在黑暗的小路上摸索去華倫西亞，一面咒詛着她的辛勤的，可憎的生活。而她的丈夫，那磨折得她這麼利害的好人，却仍在溫暖的寢室中，捲在結婚時的被中酣睡着。

那些販賣蔬菜的行商，對於這個常在天亮以前已經來到華倫西亞的市場的婦人甚為熟悉。她坐在她的菜籃們的中間，當她用不自覺的妒羨的眼光望着那些飲一杯咖啡來緩和那清晨的尖寒的人們的時候，她的破舊的頸巾，在她的領下顫動着。她希望用恭順的，像牲畜般的忍耐，來獲得她精密地盤算着的錢來維持東尼和家計。

當她賣完了她的菜之後，她跑步回家來，省去一小時費在路上的時間。

不久她又去經營第二種買賣，賣了蔬菜之後又賣牛奶。帕帕他用索牽着那紅色的母牛，帶着牠一條像戀人一樣緊隨着母牛的尾巴的好玩耍的小牛，又回到城裏去。她的手中拿着一條小棍和一隻用來量牛奶給她的顧客的錫的量杯。

羅莎（那母牛因為她的紅色的外皮而被稱為這個名字）溫柔地叫着；因為感到早晨的寒氣而在覆在牠的背上的氈布之下顫抖着；同時她頻頻用她的潮潤的眼，回顧那遺在她的後面的有黑色的牛欄，和重濁的空氣的茅舍；且懷着一種對於未滿足的睡眠的渴望，來戀念着那些發香的稻草。

同時，帕帕他用小棍促着牠前進，因為現在已經不早，那些顧客們會埋怨的。那母牛和小

牛循着那條泥濘而有許多深轍的亞爾巴拉的大路中跑着前進。

沿着那溪岸的斜坡，走過着那些捲烟和縲絲的女工們的無窮盡的行列，她們一隻手拿着一個盤，一隻手却搖擺着。全「黎區」的處女們都沿着這條跑向工廠去，用她們的裙裾的搖盪，遺下了粗野的芳踪。

上帝的賜福遍及整個田野。

在把地平線遮沒的樹木和房舍的後面，太陽像一個大紅餅般升起來，射出眩目的金針。遠山和城市的尖塔，鍍上了玫瑰的顏色；那浮遊在天空的朝霞紅得像深紅的絲；路旁的溪流與湖泊，好像充滿紅色的游魚；掃帚的絲絲聲瓦器的擊撞聲，一切早晨可能聽見的聲音，清楚地從各田莊傳出來。

婦人們蹲在塘邊，足旁放着準備浣洗的衣服，深灰色的兔子，帶着誘惑的微笑在小路上躍過，當牠逃走的時候，顯露出牠從尾根分出來的淡紅色的後臀，公雞帶着一雙紅色的怒眼，攜着牠的馴善的婢妾們，登上淡紅色的肥料堆上，發出像盛怒的蘇丹一般的啼聲。

帕帕他，略過那些她每天所習見的早晨的景色，匆匆地趕她的路，她的肚空着，她的四肢酸痛，她的寒酸的衣服濕透了從她慘白而消瘦的身軀所發出的特種的汗，牠有時整禮拜地違反自然地流着。

那些趕往華倫西亞的勞働羣衆擠滿了那些橋。帕帕他從那些集在域外，而肩頭負着他們貯

早餐的小布袋的勞働羣衆中間經過，停足在城外邊納稅處來等取她的收據——那每天重新騷擾她的靈魂的幾個稅錢——然後穿過那寂寞的大街。那大街的寂寞爲勞苦的牛鈴的田園的單調的聲音所擊破，牠令那些熟睡着的市民夢見青色的草原和農村景色。

帕帕他在城中每部分都有她的顧客。她在城中錯綜的街道上環走，停在那些關着的門前，有些用門槌扣一下。有些要扣上三數下，而經常繼續發出那粗糙而高銳的，令人難以相信是由於這樣坦平而衰弱的胸脯所發出的叫賣聲。

「牛奶！」

於是那蓬髮而陷眼的僕人從樓梯下來，手拿着一個擡來接收那些牛奶；或者有一個仍帶着她去做彌撒時所帶的面帕的老守門人出來。

到八時左右，所有的顧客們都已經送過了，帕帕他現在行近了那條漁人街。

在那裏她也有她的生意。那可憐的農婦勇敢地穿過在這個時候好像死去一般的污穢的小巷。她每到這裏的時候，初時感到有些慣，——一個清潔的腸胃的本能的厭惡——但他的精神，一個雖然是抱病但仍然是可敬的婦人的精神却勝過牠，於是她本着一種自傲的滿意——一種自己覺得雖被貧窮所磨折但仍比別人高尚的貞潔婦人的自傲——的心情而前進。

從那些關着門而寂靜的房屋中，透出那些卑鄙，混雜，無恥的下流人的呼吸，混和着一種強烈而腐敗的肉的氣息；而同時似乎有些經過整夜的野獸般的淫亂和酗酒之後的熟睡中的囁語

和肉感的鼾聲，從門罅中滲出來。

帕帕他聽見有一個人叫她。在一個狹窄的梯口的門前，站着一個強健的女郎用手招她。她是醜陋的，除了已經消褪的青春之外，別無其他可以動人之處。她的眼潮濕，她的髮亂成一隻頂髻，而她的兩頰仍塗着昨夜所塗的臘脂，像小丑——邪惡的小丑——的面上所塗的諷刺式的紅點一般。

那農婦合攏了她的嘴，做出一種驕傲而輕蔑的面孔，使她和她之間距離明顯，然後從勞莎的乳袋取出奶來裝滿那女郎遞給她的樽。而那女郎却兩眼望定了那農婦。

「帕帕他，」她用一種猶疑的聲音說，好像她未能決定那真的是她。

帕帕他抬起她的頭，開始注視那女郎，然後她也顯得有些疑惑。

「羅莎里奧，那是你嗎？」

不錯，她從前是羅莎里奧，她用憂傷的頷首來承認。帕帕他立刻現出很驚異。她在這裏！一個如此高尚的父母的女兒！上帝！那是何等可恥！

那妓婦，由於職業的習慣，想用一種玩世的微笑，和一個曾嘗試過生活的祕密且信仰一切的人的懷疑的態度來接受那侮蔑的農婦的驚異，但那農婦的清明的眼睛，好像使那女郎感到羞恥，她垂下了頭，恍惚想哭的樣子。

不，她並不是壞人，她曾在工廠工作，她曾當女僕，但最後，因疲於忍受飢寒，她的姊妹

們給她一個好榜樣。於是她便流落在這裏，有時受愛，有時受打，而她就將在這裏度過她的一生。這是很自然的，那些沒有父母的家庭的兒女的結果，往往就是這樣。這應歸咎於那個地主，那確應投入地獄的火焚燒的唐·莎爾華德應負一切壞事的責任！啊！賊！他是怎樣毀滅了那整個家族！

帕帕他因同情那女郎的悲憤，忘却了她的嚴肅的態度和冷淡的表情。那是真的，完全真的！那貪婪的老守財奴是應該負責的。全「墾區」都知道這件事！上天拯救我們！一個家族是怎樣容易被毀滅了！而可憐的老巴勒提是一個何等的好人！如果他能抬起他的頭看一看他的女兒啊！人所共知那可憐的父親兩年以前已經在喬他去世了，而那母親，那可憐的寡婦，却在醫院病床上解脫了她的痛苦。

十年之間世界的變遷是如何的大啊！當時誰敢說在家中像王后一樣供奉着的她和她的姊妹們會有這樣的結果呢？呵主！主！使我們脫離罪污吧！

羅莎里奧在這些對話中活潑起來，她似乎因遇見她的童年的朋友而變為年青了。她的眼睛，剛才只是死的，現在却因回憶她的過去而閃爍着。

「那間田莊，那塊土地現在變成怎樣呢？」「現在還是荒廢着。」「真的嗎？」這使她感到愉快；——讓他們破產吧，讓他們夭折和毀滅吧——那些匪徒唐·莎爾華德的兒子們。

似乎只有這件事可以給她慰藉：她十分感謝皮明都與其他的人們，因為他們阻止外方的

人來耕種那些應屬於她的家族的土地。如果有任何人想佔有那土地，他們很知道那種處治他的方法——鞭！一聲槍響便嚇縮了他的頭！

那女郎漸漸勇敢起來，她的眼睛耀着兇光；在那卑怯的慣受打擊的妓女的胸中，那種有生以來即看見門後掛着火鎗，而在節期常愉快地聞着火藥味的「墾區」女兒的精神復活起來。

在談過了可悲的過去的羅莎里奧之後，她的好奇心被喚起了，便繼續問及所有家中的人們的情形，最後便注意到帕帕他的不佳近景況。可憐的東西！顯然她的處境是十分不佳。她雖仍在青年，但只有她那明朗，無邪，羞怯像處女般的眼睛反映出她真正的年紀。她的身體只剩一具骸骨，而她那把像成熟的粟穗一般的顏色的頭髮，已加上了灰色的條紋，雖然她年紀還未到三十歲。

皮明都給她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呢？還一樣常常酗酒和厭惡工作嗎？那是她自己找來的，她拒絕了每個人的勸告而嫁了他。他是一個英偉的漢子，這是真的；當他在禮拜天下午和「墾區」中的最壞蛋的無賴們在古巴酒店玩牌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懼怕他，但在家中，却不得不被認為一個難以忍受的丈夫。但，無論如何，男子們總是一樣的！或者她還不知道！狗，他們都是狗，不值得費神去看顧他們！偉大的上天啊！可憐的帕帕他的形狀是多麼難看呵！

一個悍婦的洪亮而低沉像雷響一般的聲音從梯口傳下來。
「伊利莎！立刻把牛奶拿上來，那位老爺等着要啊！」

羅莎里奧瘋似的大笑起來。「我現在是叫做以利莎了！你沒有知道吧？」她的生意要她改變她的名字，同時她說話要用安杜爾的聲調（註一）她用一種粗野的幽默來摹倣樓上悍婦的聲音。

但雖然她如此不介意，她還是趕快地離開。她是畏懼那些在樓上的人。那個發出粗魯的聲音的婦人，或那位等着牛奶的老爺，會因為她的遲延而給她一點紀念品。於是她請求帕帕他異時再在這裏停足來給她一點關於「墾區」的消息之後，便匆匆地跑回樓上去了。

勞莎的鈴的單調的叮噠聲，再繼續在華倫西亞的街道上多響一兩小時，那萎縮的乳袋已泌出最後一滴由椰菜葉和殘羹的省薄的飼料所產生的稀薄的奶汁。帕帕他最後準備離開這裏回田莊去。

那可憐的勞働婦人一面深思，一面愁悶地步行着，那偶然的相逢感動她；她記憶起那把老巴勒提全家吞沒的悲劇，好像牠是新近發生的一般。

自此時以後，那他的祖先在百年前已經開墾的田地，便被放在大路之旁荒廢着。

那無人居住的田莊已漸漸裂成碎片，沒有一隻慈悲的手修補牠的屋頂，或在牠破裂的牆上投上一把泥。

年月過了又過，使人們看慣了那廢墟的景象，而不再注意及牠。甚至帕帕他也曾經過很久的時候，沒有去看過牠了。現在只有那些襲有他們的父親們對於此地的憎恨的孩子們對牠發生的

興味。他們踏過了荒地上的蕁麻，用石擊穿那已經裂開許多大罅的掩閉着的荒廢的茅屋，或把泥土和碎石來填塞那在葡萄架下的井。

但今天，帕帕他，爲新近的遭遇所迷擾，注望着那個廢圩，而且停在公路的旁邊來想看得較清楚一點。

老巴勒提的田地（或說猶太人唐·莎爾華德和他的破社會所遺棄的嗣子們的田地較爲適當）是在肥美，成熟，微笑的「墾區」中間的一個可憐而荒涼的孤島。

多年的拋荒已經使土質變硬，招來了一切寄生植物，所有那些造物主創造來懲罰農人的蕁麻科之類的東西，都在牠饒裕的深窠中生長起來。一個混亂而醜惡的灌木林。在田地上伸展着新綠色的參差不齊的行列。隨處點綴着些神祕而罕見，只有在墳墓或廢圩中生長的花。

在由於人們的退守的保障而繁殖着的茂盛而混雜的叢林中，培養和繁育着各種可厭的毒蟲，分佈到附近的田地上去；有起縐紋的腰的青色蜥蜴，有金屬的反光的殼的大甲蟲，有短腳及毛狀的腳的蜘蛛，甚至毒蛇，牠們帶爬出附近的溪旁去。牠們繁育在那肥美，墾熟的平原中，自成一個獨立約國度而互相吞噬。雖然牠們給農民們帶來了些災患，但農民對牠們仍抱着甚至尊敬的态度，因爲如和會降這被咒詛的田地的災難相較，則上帝昔日所降於埃及的七大災難（註二）在「墾區」的住民看來，似乎都不過是小事吧了。

老巴勒提的田地是注定永不給人住的，那麼最好是給最可厭的毒物做巢，愈多愈好。

在那美麗的平原中像綠絨的袍上的污點一般的荒廢的田地的中間，聳立着，不如說是躺着，那間「茅屋」。牠的茅草的上蓋裂開，從那些被風雨所洞穿的裂縫，露出裏面被蟲蛀的木架。那些牆壁，被雨水所腐蝕而袒露出泥磚，只剩一些很微的小點，顯出從前曾粉飾過灰水。大門的門腳，由這邊到那邊都被老鼠咬成參差不齊的破洞。有兩個至三個小窗門，裂開很闊的縫，憑着一個鉸鏈鬆弛地賴西南風的慈悲而懸掛着，準備當第一個客人震蕩牠的時候便立刻落下來。

那個廢圩刺傷人的靈魂且令人心如重壓，好像一到暮色合攏的時候，幽靈們便會從那悲慘而荒涼的茅屋衝出來；而在夜間會有殺人的號聲從屋裏發出；同時所有這些荒蕪的蓬蒿會就是掩沒着無數悲慘的屍體的遮蓋物。

那景象的恐怖，由於幻想那荒廢的田地而構成，而牠的悲涼的貧瘠，則由於和環繞着牠的田地對比而更為尖銳明顯。這些田地是這般深紅而耕種得這般好，有排列得很整齊的菜圃和秋天賦給牠的葉以透明的黃色的小果樹。

甚至飛鳥們也從那塊死的原野中逃出來，或者因為懼怕那些在蓬蒿下而蠕動着的潛伏的爬蟲，或者是因為嗅到那荒涼的氣息。

如果有人看見有東西在破爛的茅屋頂上飛過，那便一定是那些有一雙黑色而奸惡的翼，只要一鼓動便把沉寂投到充滿着歡欣的跳躍和嬉戲的啾啾的樹林裏，使全「墾區」歸於死寂，好

像周圍五里內並無麻雀一般的翼的不祥的鳥類。

帕帕他正在繼續向着在田地彼方相當遙遠的樹林閃露出來的她自己的田莊走去，但她仍要在大路의 峻峭的邊沿站住，因為想觀察一輛載重的馬車經過，那馬車好像是由城裏開來的，牠劇烈地擺動着而前進。

那情景引起她女性的好奇心。

那是一輛農家的粗陋的車由一隻老而瘦的馬牽曳着，馬旁跟着一個高大的人，幫助那匹馬渡過那些深的轍溝，用吆喝聲和策策的鞭聲來督促牠。

他打扮得像一個工人；但他的派頭，如把一條頭巾繞着他的頭，他的厚絨的褲，和其他衣服上的小物事，表示出他並不是從「墾區」來的，因為「墾區」中個人的裝飾，已漸爲城中的派頭所腐化了。他是一個從某處遙遠的市鎮來的農民，或者來自省境的中部。

馬車堆滿了一堆凌亂的家具，範成一個高過車旁橫木的尖塔，那是全家的移徙。墊褥，裝滿沙沙聲的粟葉的草蓆，燈蕊草製的坐墊，盤，鍋，碗碟，竹籃，床板，一切都堆在馬車上，污穢，殘舊而可憐，表示出他們是飢餓，流亡，好像不幸是緊躡着那家庭的後跟。在那些凌亂的什物的頂上有三個小孩，互相擁抱着張着眼望着對面的田地，好像探險家第一次看見新地一樣。

一個婦人和一個顯然是她的女兒的女郎緊跟在馬車的後面走着，小心地關顧着，看有沒有

東西跌落，在馬的那一邊，一個十一歲左右的男孩跟着跑，每當馬車爲轍溝所阻的時候，協助他的父親。他的嚴肅的外貌表示他是一個慣於和困苦鬥爭的孩子，當別人正在游嬉的年紀時，他已經是一個成人了。一條污穢而喘着氣的小狗跟在後面。

帕帕他的好奇心逐漸增強，她倚在她的母牛的身上看着他們經過。那些可憐的人們到那裏去吧？

那條通到亞爾巴拉的交叉點的路，是不能走到任何地方去的；牠在較遠的地方消失，好像被那些通到各個田莊的路口的分歧的小徑所分盡一樣。

但她的好奇心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聖母！那馬車由大路轉出，經過那道被咒詛的田地的入口，用樹幹和革皮所架成的傾頹的小橋，然後在老巴勒提的草場上走過，在牠的輪下壓倒了那些在那裏不被干涉地生長着的蓬蒿。

那家族跟在後面，從他們的手勢和混雜的言語，表示出他們對於這種悲慘的貧瘠和頹敗所得的印象，但他們却不停地直向那荒廢的「茅屋」前進，好像那些想去領有他自己的財產的人們一樣。

帕帕他不再逗留多看了，她向着自己的家飛跑。爲想早一點到達，她把那母牛和小牛丟下。牠們安詳地行牠們的路，正像那些自有良好而安全的欄廄而無心去管人間的閒事的動物一樣。

皮明都懶惰地吸着烟，躺在他的茅屋的旁邊，用眼注視着在日光中晒着的三枝塗上雀膠的小棍，有些飛鳥在小棍的四周飛繞着，——一種闊少的職業。

當他看見他的妻帶着一雙驚奇的眼，而她瘦削的胸脯喘息着跑來，皮明都轉過身來，想聽得清楚一點，同時警告她不要跑近那三枝小棍。

現在有甚麼事情發生呢？難道那母牛被偷去了嗎？怕怕他，由於疲勞和激動，困難地吐出兩句斷續的說話。

老巴勒提的田地……一個家族……正入去工作……他們正想入那荒廢的茅屋居住……她自己親眼看見的。

皮明都，一個用雀膠的獵人，一個工作的敵人和全村的惡霸，在這意外的消息之前，不能再保持他的鎮靜和他的尊嚴。

「他媽的？」（註三）

他把他強壯而沉重的身軀，從地上一躍而起，不等更詳細的解釋，便即拔腳跑出去。

他的妻望着他，見他讀過那田地直跑到毗連那被咒詛之地的葦叢裏。他在那裏跪下，把頭伸向前去，用他的腹來爬行，好像他是一個亞拉伯的伏兵通過那葦叢來偵察一樣。數分鐘之後，他開始再跑，不久更在那些複雜的小路的路口上不見了，那些小路每一條都通到一個田莊，或通到那有使用着閃閃發光的大鐵鋤的彎曲的人形的田地上的。